

九 州 賦

揚 上 下 梁 中 下 充 下

青 上 中 徐 中 雍 中 下

冀 上 上 豫 中 上 荆 上 下

九 州 田

梁 上 下 荆 中 下 揚 下

豫 上 中 冀 中 中 充 中 下

雍 上 上 徐 中 上 青 上 下

書經體註大全

趙溪范 翔紫登先生鑒定

鍾山錢希祥再文纂輯

禹貢此篇史臣記禹平水土定貢賦及經理天下之功績以貢名者水上平而後貢賦定舉其成功而言此篇中分五段首節揭治水之大綱次州至卽敘分記九州之成功經也導前至導洛條析隨山濬川之事績也九州故同三節總結水土貢賦錫土姓七節言建官弼服以終治水之功末節記其功成復命又一篇結穴也大抵導山導水治未治之天下所急在民生民食錫土弼服治已治之天下所重在朝廷德教

敷土節史臣說禹受命治水其要何如九州之制由來舊矣當洪

水汎濫區域莫辨不有以分之無以別也勢之高下禹乃先分別

九州土地知某州最下治宜先某州最高治宜後應可隨地而施

功焉凡水皆原于山而樹木障蔽道路阻蹇不有以通之無以資

水勢之緩急禹乃隨山而行樹其便宜刊去樹木以通道路知某

水爲某山所壅必須開鑿某山爲某水所出必須疏治庶可因勢

而利導焉至于各州之中山川不一不有以定之無以知水勢之

出沒禹乃稟定其山之高者與川之大者以爲各州表識知何水

書經卷之三

蔡沈集傳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子以

是功

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

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

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則貢又夏后

氏田賦之總名

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刊音堪地

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天下之地復

爲九州則地勢之高下可知隨山之勢相

其便宜斬木通導以治之則水勢之緩急

可知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川之大者以爲

出何州源流可考何州總何水脉絡可尋由是而導山導水之功
皆可舉焉禹之治水大要不外此三者而已○此記治水之大綱
也分土則區域辨疆則則便宜審冀山川則州境別三事平看總
是一個壺水勢而已九州本制起於顓頊非自禹始分也特洪水
運設禹復為分別之耳

冀州當時水患莫甚于河冀州乃河水所經又帝都在焉人主百
官宗廟之所在不可不急故治水始此豈獨河能定則知冀在竟
之西言荆河惟豫則知冀在豫之北言黑水西河惟雍則知冀在
雍之東且尺土莫非帝之所有若畫疆界以定帝都則與諸州無
別矣○此見聖人之重帝都也堯治平陽舜都蒲坂禹治安邑相
去各二百餘里皆冀州之地

既載二節冀之水患莫大于河壺口之山河水北來南下之所衝
禹故經始治之以殺河勢也壺口之北有梁岐二山乃河水所經
壺口治而下流通於是乃治梁而及乎岐以開河道也既疏其下
流之衝復順其經流之勢而冀乃無河患矣○此二節皆為冀州
除河患也既君已然之詞載者始事之謂冀州天下所當先壺口
又帝都所當先也八年始於此時四載始於此地故曰載梁岐乃
河之上流壺口實河之下流下流不治則上流無可施功故治水
皆自下而上而此亦必先壺口而後梁岐也他州皆先地後續舉
成功而言也此獨先經後地本用功之始而言也九州有大高下
九州有小高下壺口梁岐特冀州一州之高下非治河始此也

紀綱則水勢之出入可知
此三者禹治水之要也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宛河之西維河
之東豫河之北故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
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
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既載壺口

載音再
壺音胡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壺口山名河水北來
南下之衝也于是經始治之以疏殺其勢
焉禹治水施功之序皆自下流始宛最下
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自言先決九州
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
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
始也

治梁及岐治音池 岐音奇

呂梁孤岐二山河水之所經也治之以開河道則河水無不治矣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岳古本 作嶽

其次莫大于汾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于是因鯀之功而修之修太原以濬其源修岳陽以導其流則汾水無不治矣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音曇 底音指 衡音恒 俗音橫 非漳音章

覃懷平地之近河者也涑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方洪水橫溢而平地致功為難今則已可有功而無卑濕沮洳之患至于橫漳之水其間凡以地名者亦無不底績焉

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縱而漳橫矣此地之平也

既修節其次莫大于汾自梁岐而東有太原自太原而南有太岳太原固汾水所出而太岳之南則汾水所經者也鯀治之未有成功禹乃因其迹而修之先修太原以濬汾水之源從此至于岳陽中間諸山無不修治以導汾水之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無汾患矣○此為冀州除汾患也河入海汾入河二水相屬焉自壺口至太原治河即以治汾
覃懷節岳陽而東有覃懷之隄乃河水所衝而又涑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往時平地皆水致功為難及河治而涑淇之水悉有所歸然後覃懷沮洳盡去致有平治之功至于清濁二漳亦皆合流憤入于河而其間凡以地名者亦與覃懷之功無異焉冀州之上干是無不平矣○此記冀土之平也蓋涑淇各山其道則覃懷之地底績此舉地以見水二漳同歸于海則近衡漳之地底績此舉水以見地也曰至于者其間平地莫不底績猶覃懷也此兩節皆禹因舊功成父績也

夏書 卷二 一帝葉山房

厥土節水思既平土宜可辨于是辨冀州之土其色則潔白而不雜其性則柔壤而無塊也○記辨土也土兼穀土庶土言穀土所以定賦庶土所以定貢也

厥賦節土宜既辨田賦可定于是定其賦則估上上爲第一等或地力年分不同則錯出第二等定其田則居中中爲第五等也○記定田賦也賦高干田者地廣而人稠也先賦後田者賦非盡出于田併場圃園田漆林所出者而征之也當出者爲正開出者爲錯錯在上自下而升一等豫之錯上中是也錯在下自上而降一等冀之上上錯是也

恒衛節田賦既定水土尚有未平者治之亦不可緩彼包絡乎恒山流注于東北者恒衛二水也其水小而地遙向河水橫流不暇先治今河水既治于是導恒水使人沁水導衛水使人潞沁河河從其道而水之小者治矣橫跨于大河高平于東南者大陸之地也其地平而近河向河水衝決殊難速治今河水既治于是其地

厥土惟白壤壤讓上聲

柔而無塊曰壤教民樹藝因地制貢不可不先辨土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冀州之土豈皆白壤土會

之法從其多者論耳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錯倉入聲

色性既辨田賦可興賦既定其爲第一等矣然地力不同年分不齊或雜出而爲第二等田則第五等也賦高干田者地廣而人稠也賦先干田者賦非盡出于田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恒山北谷東入沁水衛水出恒山雲潞東入潞沁河從者從其道也高平白

皆可耕作而土之卑者平矣。此見水土之無不平也。恒衡大陸皆接壤兖州必因既播九河九河既道而始從且作也故紀成功于田賦之後

島夷節畿內之貢已征于厥賦之中獨有海島屬夷每年以狐狸能麗等皮可製為服者貢之蓋因其地產以為歲入之常也。此見聖人水土既平功及外國故貢其所產也島夷乃冀之屬夷明青之萊夷徐之淮夷一類

夾右節貢道之來則何自乎帝都蒲坂東西南三面距河貢賦皆可直達惟北方一帶其水阻丁山不與河接故必假道于海而碣石山峙于大海之濱適當逆河入海之處故舟之來也適海而南又西向而轉而碣石乃在其右腋夾而過之以達于河北上之賦衣服之貢皆可達帝都矣。此記冀州北方貢道也舟涉平左故見山之峙乎右行折而西故見山之在其夾

濟河節次冀而施功者兖州也標其疆界東南則跨濟水而過之西北則彷彿至于河焉。此標兖州之界也以下每州先詳疆界者所謂冀高山大川也兖州濟水流其東南東南雖不止濟而此外無可書者故曰濟河水經其西北西北雖未及河而此內無可紀者故曰河

陸作書言可耕治也伍衡近兗之水大陸近兗之地因兗成功故記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勳音

折所貢已征于厥賦之中惟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夾音協碣音傑

帝都三面距河皆可達河而至惟北方貢賦之來其地如漁陽上谷其水如遼瀋海而南向則望碣石以接河濱由右而西轉則自碣石以達河口舟在左右在右轉屈之間視之石在挾掖之右故曰夾右

濟河惟兖州

齊上聲音齊

兖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據河凡言據者跨而過之也言距者未至其地但望之為

表識

也

九河既道

道去聲

究患莫大于河九河其下流也自禹分其流而九之則經流行于中支流行于外既順其道而水之流者治矣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

雷夏既澤

其次莫大于濟雷夏濟水所鍾也水之奔潰者退則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既成其澤而水之止者治矣既澤向未為澤而今始為澤既豬向已為澤而今復舊也

離沮會

離音雍沮音疽

九河節究患莫大于河河自大伾北折而入兗更挾渭洛汾洛而益成其大而兗地平土疏天無崇山峻嶺以為之障被害尤甚故于塘入海未入海之處不惜數百里地分而九之使之流分其勢于外正孤順其流于中循其新開之道以入于海而兗自是無河患矣。此治河之充也充西北距河而地勢最下河至此將入于海橫流猛悍非堤防可禦惟別開八條以殺其勢所謂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凡水道之而修道則曰既道此與荆梁之注潞是也禹疏九河不過因河之勢自分而疏通之耳非強之也禹治水先從下處治之下流既從則上流自戕故治河之功必施于九州雷夏節其次莫大于濟而雷夏濟所鍾也向濟水未治橫流入澤澤不能受遂致汎溢奔潰不知何謂雷夏而澤非其澤矣今濟水治而上流既有所歸下流復有所洩雷夏乃能蓄水成澤若至是始名為澤也而充之無濟雷夏可知矣。此即澤之能容濟水以見濟水之治也澤在濟水之南本是二處與大野既豬不同向未為澤今始為澤曰既澤向已為澤今復其舊曰既豬雷夏本澤也乃云既澤者以濟水泛溢澤與澤連而為一不能知孰為濟孰為澤矣至此而乃得成其為澤也。九河既道則水之流者治矣雷夏既澤則水之止者治矣

離沮節水自河出為離沮出為沮向者正流未治故別流亦發

無紀今道者道澤者澤而二水亦合流以入泗而入海知諸侯會同以朝天子益可以見泗河之治矣。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泊河濟之支流也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諸侯時見曰金最順日同今灘沮合流以趨于海如諸侯會同以朝天子故借言之

桑土節水治則土平矣地卑下水患尤甚自桑之土向俱滄波今水落土乾既可樹桑以飼蠶自是而一州之中向皆避水而居上丘者今亦降丘而仍居平地不苦卑濕矣。此見土之無不平也日既蠶則民利無不興而土之高者平矣日降丘則民居無不奠而土之卑者平矣

厥土節土平而色性可辨辨其色則純黑性則墳起焉上辨而地利以顯其草則繇而蕃茂水則條而長盛焉而百穀五材孰可知矣。此見充之土性復地利興也色黑者水沉溺故性墳者水流蕩故孟子言洪水為災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禹驅之而益烈之終乃以草木紀治何也蓋孟了所謂暢茂在高原廣陽凌犯穀土至充徐揚潁海之區有茫茫大壑而已支得草木生之此是草木正見三州水治也

厥田節土宜辨物性達而田賦可定矣定其田則居中下為第六等是其賦則居最薄之正額為第九等以其地使人稀也。此定田賦也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

水自河出為蠶悲出為沮離入于沮沮承夫灘而會同以趨于海則水之合者治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以蠶則民利興矣地高曰丘充地多在卑下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則民居奠矣此可以驗土之平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俗音焚訓起政字彙則

上聲房刳切土膏肥也

姑從俗繇音遙與繇同

墳土脉墳起也繇茂餘長也充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草木非宜至是或繇或條或天或喬而或漸包故于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而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有音佑載

今猶遲之十三年者聖人愛民之仁存於取民之義也洪水之害音再取年運
兗州尤甚故田雖在第六而賦比他州為最下也賦既在第九而
尤必十三載然後同他州也蓋地利之美有未闢故田稍高而賦
為至下人工之修有未齊故賦既薄而共入尤修也

而往為義

出第六等賦第九等貢正也言君天下以
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充當河
下流之衝水激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
雖平而卑濕沮洳未能盡去土廣人稀生
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九等之賦
同他州以上貢焉是經國取民者義也既
薄其賦而復緩其
期者仁溢乎義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篚志作棊織
音至後同

厥貢節賦之外必有貢充其厥木惟條漆有出矣桑土既蠶絲有
出矣漆以制器用絲以備章服皆國用不可缺者而宛地宜焉故
使之入貢也至于織成幣帛而有文采者尤絲之貴者也則使盛
于篚篚以入貢亦以供服飾之用也○此定兗州之貢也篚即貢
之盛于篚者勿與貢平看足幣帛之物皆盛以篚非以其精也

貢皆下獻其所有于上也宛地厥木惟條
而漆有所生桑土既蠶而絲有所出故貢
漆以飾器貢絲以為服若絲之美織成文
者錦綺之屬也則成以篚篚而貢因其所
宜而貴其
所重也

汚濟節其貢賦之道何由哉充東南廣濟密固入河南出者也西
北距河源則河之支流也故便入濟者則浮濟便于濟者則浮源
皆通流以達于河而至帝都焉○此定貢賦之道以終經理充川
之事也兼用信潔者東南則浮濟西北則浮源各從其便而已

浮于濟源達于河

源音託漣之省也漣古源
字後省作漣遂以漣作源

漣之漣漣

志作通

舟行水曰浮因水入水曰達充之東南廣
濟而濟者經于河者也充之西北距河而
濕者河之支流也二水不同均之與河通
者故貢賦之來便濟者浮濟以達河便源
者浮源以達河其流皆
逆也達河則達帝都矣

海岱惟青州

岱音代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
山也凡言至者盡其地而後止也

嶠夷既畀

嶠音賜史記作鄆亦音隅夷一作
曠考靈曜作曠鍊帝命駿作曠

馬嶠之省曠鏡

鐵皆古夷字也

海岱節次充而成功者青州也據其疆界東北則至于大海西南
則將到泰山焉○此據青州之界也通則以海岱為主惟海故水
易歸壑而民有餘力惟據海岱之形勝故定賦制貢而地有餘力
舜肇十二州分青州之東為營州營州即今遼東地
嶠夷既畀雖近海而不當眾流之衝成功較他州為易彼懷東邊
海之地有嶠夷既固青地之至遠者也今既可溝可塗可封可殖
而經界已定矣則地之近者可知而青州之上無不平矣○此言
地之平舉遠以見近也他州先水後土此獨先土後水者見青地
被管猶淺收功猶先于餘八州也

離濬節言無大水之浸所宜治者離濬二水而已離水出離山濬水出原陰向營汎濫失其故道今濬水北流入海濬水東流入濟已各順其道焉他如濟汶上下不皆安流乎○此言水之平即小以見大也其道者汎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獨言離濬者此外無餘功也

厥土節由是辨其土有二焉以平地言其色則白其性則墳以近海而言則一望廣濶斥鹵而鹹也

畧者可以溝塗封植而盡規畫之宜也竭夷東表之地即遠可以觀近而瑯琊之左

土也

離濬其道

離音微志作惟
濬音茲志作留

離水出瑯琊北入海濬水出原山東入濟既道者禹爲之導也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則由小可以見大而濟汶之上下皆安流矣河濟下流宛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離濬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志作瀕斥音尺志作場

青州之土平地則色白而性

墳海涯則廣漠而斥鹵也

厥田節由是定其田賦田則上下而為第三等賦則中上而為第四等也○田三等地利美也賦四等人工少也

厥貢節由是而定青州之貢其一州所出貢有絳與網葛及繡縑海物則使貢之以為服食鼎亨之資其隨地所出者如岱山之谷有絳與泉可供服用有鉛與松以及怪石可備器械充棟宇飾器用則亦使之貢焉又有萊山夷人以制作牧放為生今水退而其地既可作牧所出有山桑之繅最為堅韌可為琴瑟之絃俱繒用之用則亦使盛于籠以入貢焉或取之一州或徵之各州無非為服食器用之資皆非強其所難而責異物也○此隨地以為貢也大抵貢物不以精粗為序而以多寡為序青地多鹽故先及之他州亦然萊夷必言作牧者因萊夷得以作牧而後有繅繅原入貢之由也

厥田惟上下賦中上

田第三等賦

第四等也

厥貢鹽絳海物惟錯音錯時畎絲臬鉛松怪石萊

夷作牧厥篚音品絲

音品去聲俗人木者誤鉛音延萊音

來厥音掩

鹽音地所出絳細葛也錯音非一種也鹽音絲可以為服食海物可以供燕享此貢之出于通州者也至于絲臬可以為衣服鉛可以為器用松可以備棟宇怪石亦

可以為器用之飾惟岱畎所出者言則使之貢焉萊山之夷以畜牧為生今水患去而地可牧放山桑之繅其堅勁異常可以申琴瑟之絃供繪帛之用者則盛之以筐

浮汶節至于貢道之來淮汶水去濟最近而濟水與河相通則漢
浮舟于汶由西南達于濟運濟則達河而帝都可是矣○青州貢
賦之道因小水而入于大水不言達河者因前兗州已言浮于濟
源達于河故也以上總見經理青州的事

海岱節次青而旌功者徐州也標其疆界東則至海北則至岱而
南則至淮也○通州以淮為主州境以淮而別州官以淮而除貢
物莫多于淮貢道亦莫便于淮

淮沂二節徐州之水淮為大而沂則入于淮者也淮不治沂亦因
而汎溢矣今禹功施而淮既入海沂水入泗以入淮水之流者無

籠而貢焉此貢之
出于各方者也

浮于汶達于濟

汶音問

青州之貢將假道于維淄則阻于入海之
遠將直入于河流則隔于濟水之濱惟汶
水出原山之陽而西南入濟濟水接汶水
之派而東北入河故浮舟于汶則以漸而
西而濟可達矣達于濟則
自南而北而河可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止言海
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曰海
岱及淮而後徐州
之疆界始別矣

淮沂其乂

沂音宜

不洽焉至蒙羽二山乃淮沂之下流也今淮沂又而地利可觀凡
近山之地皆可種藝土之高者乎矣○此二節相因淮沂又而後
蒙羽藝也淮出于胎簪大于桐栢皆豫州境而被害則莫甚于徐
母於此書又沂水出本州茨山西南入泗泗入淮淮納沂泗以入
海先淮後沂者先大後小也先蒙後羽者先高後卑也

大野二節其次莫大于濟彼大野澤乃濟水橫絕之處蓋濟自陶
丘北而下分而爲二一東南流爲溝一東北流爲洙皆會于大野
大野不能受則奔潰爲患今禹功既施而大野始能容受二流有
蓄有洩而既蓄矣則水之止者無不治焉至東原之地乃大野環
抱之所濟水所經也今濟治而沮洳盡去悉底于平而土之卑者
治矣○此二節亦相因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也大野與雷夏不同
雷夏與濟原是兩處大野北連清濟却是一處既豬者復其故也
東原在徐西北因在濟東故謂東原上言其藝謂可種藝此底言

淮水出胎簪山沂水出茨山又治也淮東
入于海沂西南入于泗而水之流者治矣
川莫大于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爲州者
可知也浸莫大于沂沂又則自沂而下凡
爲浸者
可知也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乃淮沂之下流也濫沂又而後
二山已可種藝事之相因者也則土之高
著治
矣

大野既豬

野志作壑豬
音諸渚同

大野澤名爲濟水之所絕其所聚者大
矣水蓄而復流曰豬則水之止者治矣

東原底平

平時去其沮如耳流水治而後地之高者其利興止水治而後地之卑者其害除故為事之相因

厭土節由是而辨徐州之土其色則赤其性則粘膩而埴脉起而埴土性之美者也至輟諸草木則亦進而漸長且叢生而包矣

厭田節由是定徐州之田賦田則居上中而為第二等土厚故也賦則居中中而為第五等人工尚少也

厭貢節由是定徐州之貢徐土雖亦間有五色之土天子建社可用為壇隨封諸侯可用為土封故制以為邇州之貢也羽山之南谷有埴五色埴備其羽可用為旌旄及車服器用之飾嶧山之南有桐特生其材可中尋瑟泗水之傍有石浮露成之為磬可備音藥淮之屬夷有蠃珠及魚可為服飾而供祭器至干玄色之幣以之為衣可以祭以之為冠可以縗又有黑經白緯之縗與純白之縗皆同為去凶即吉之服則使盛于篚而貢焉此各隨其地之所

東原在濟水之東濟平而沮如盡去則地之平者治矣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者也

厭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埴音熾章昭音武漸古本作薪音展

埴黏膩也色赤而性埴墳則土宜辨矣漸進長也包叢生也則物性遂矣

厭田惟上中厭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厭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

磬淮夷蠃珠暨魚厭筐玄纁高夏遐上聲春夏之夏則胡

駕切翟音狄嶧音亦詩作繹即鄒山也始皇登此李斯刻石頌德濱志作瀕嶧音貧志作

出而制爲貢者也○此見聖人不貴有于無亦不泛取其有也通
節以禮樂之意士備禮爲土封羣中旌旄車服皆禮之用也孤
桐中琴瑟浮磬備瑋琫皆樂之器也味備服飾魚供祭祀之幣爲
齋祭之服織編爲去凶卽吉之服皆禮之不可缺者也爾以向日
孤生者爲良故云孤桐水中見石故云浮淮夷徐州境內之屬夷
非外夷也

浮淮節至于貢賦之道何自來乎蓋必浮舟于淮由淮入泗至泗
則東路可由灘以達河灘蓋出于河而入于泗者西路可由濟以
達河濟蓋入河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濟之合者也○河水入
淮此云浮于淮泗者蓋論水之大小則泗合于淮而論貢進則浮
淮而後入泗出泗而後可達河也

賦聲史夏紀作泉
藏音遲編音泉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
貢以爲建社土封之用也羽畎羽山之谷
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可以爲禮器
嶧山之陽有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與泗
水之濱石露可以成磬皆可以爲樂器淮
夷之蠙珠及魚可以爲服飾祭祀之用者
也赤黑之繒謂玄齋祭首服之所用黑經
白緯之織白素之編皆繒也去凶卽吉之
所服亦淮夷入篚而貢焉惟土五色貢之
出于一州者也自夏翟而下則貢之出于
各方
者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河說文
作荷

淮與泗相連故自淮連泗惟一道泗與河
不通故自泗達河有雨途蓋泗之西流有

淮海節次徐而施功者揚州也其疆界則北至淮東南至大海焉

彭蠡節揚之西偏有彭蠡蠶網諸江之水跨數百里之地其爲浸也大矣今禹治之乃能傳萬流通無潰決之虞而既豬焉由是澤中州渚悉底于平而隨陽之鳥亦皆得所居止而遂其性矣○彭蠡以彭蠡左蠡得名江漢入海于揚彭蠡其咽喉也江合漢而益漢之施漢含江而益江之怒滔天之勢至此加熾得豬爲難故特舉以見揚之成功日行南陸雁向南飛日行北陸雁向北飛隨日而遷故曰陽鳥獨于彭蠡言之者陽鳥之所宜也

三江二節彭蠡豬而揚無西偏之患矣至東南近海之處有三江焉節震澤之下流也向固奔潰而無所歸此乃既入于海而望尾

離水離出干河而入于泗者也便離者則自泗出離以達河焉泗之上源有沛水沛入于河而合于泗者也便沛者則自泗由沛以達河焉皆遡流而上者也

淮海惟揚州楊本作揚誤外木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蠶古作麗

彭蠡合江東江西諸水其所聚者廣矣既豬者衆水已有所容餘波又有所洩也

陽鳥攸居攸志作道

隨陽之鳥生息于彭蠡者也洲渚既平故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三江既入